

明代西域史料輯要

張養吾

古籍珍本叢書

明代西域史料輯要 下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編印

哈密志

明 王世貞 撰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為西域諸國之喉咽。元
族成吉思汗克木帖兒居之。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封為忠順王。
賜金印。即其地置哈密。曲先罕。東罕。東左。西衛。其西域天方等三
十八國貢使至者咸置哈密。譯文具聞。乃罷。而土魯番者強番也。
控弦可五萬騎。忠順王三傳而玉脫脫卒。子孛羅帖木兒立。為
其下者林所弑。王母努溫答立守國。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調其
衆掠赤斤。蒙古不從。惠即以兵報王母及金印歸。王母、外孫罕慎
遁青州。久之甘肅守臣奏納罕慎復王哈密。而阿力死。子阿里麻伐。

罕慎貪而殘失夷衆心弘治初阿黑麻挾詐殺罕慎據其城上
言罕慎非王裔不稱請自王哈密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不許仍
賜璽書切責阿黑麻悔懼上金印及還所據城詔褒予金帛有差
乃尋求忠貞之近族故安定王裔孫陝巴為王使哈密頭目阿木郎
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刺灰夷掠土魯番阿黑麻怒後以兵入劫陝巴
及金印而交解阿木郎以殉弘治六年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繼進
往略之戍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西廣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略罕東
諸衛聲欲取甘州而海等以奉使不稱下獄滴免矣八年阿黑麻留
其將牙蘭守哈密携兵不過四百騎甘肅按臣許進帥臣劉寧傑
知之乃以三千騎襲哈密牙蘭走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宥其脅

注者八百人。還陞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乃奏送回陝。已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起前咸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陝已至。則復故封。遣兵護之。國所以勞賜阿黑麻良厚。十七年哈密諸部以陝已嗜酒。掎覘欲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未為王。陝已懼逃之沙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真帖木兒弗果。來都督寫亦克仙等部謀叛者迎陝已。復之。十七年卒。子拜牙即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依中國。留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上書求真帖木兒未許。正德六年始議遣還。湯沐衣幣護之出境。而滿速兒已沒。襲下哈密。遂拜牙即走左都御史彭澤帥師往征。賊之澤宿將也。度未易兵。乃以僧誘二千白金器。四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喜。因

請還金印及城池而澤不俟報輒上書言事乞歸召還掌院事滿
速兒謀知兵罷即不肯還遂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不
絕且頗與青降莫款兵備副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而阻勞賜金
幣不出國于是滿速兒以弟騎寇肅州游擊芮寧出戰不利亡八百
騎九疇嬰城自守沒殺其使內應悉誅殺之而使使媾瓦剌達兵掠
土魯番部滿速壇兒狼狽走軍從後激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書
王瓊與澤有郤發其辱國欺罔及陳九疇往率專擅激變喪師上
聞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獲已奪官又捕陳九疇下之獄亡
何武宗崩給事中御史劾王瓊挾私忌功廷和為內主乃逮瓊戍之起
彭澤為兵部尚書出陳九疇于獄以部御史撫甘肅尋逮壇兒以二

騎入甘州焚廬舍。剽人畜。九疇拒之出境。斬獲亦相當。又過海西虜亦
不刺敗之。酋首百餘。即上言。速壇中流矢死矣。捷聞。遷秩有差。會廷
和坐議。禮罷。彭澤亦罷。新貴人璉夢用事。廷和讐也。知王璉怨之。
故力薦為西帥。璉後上書辨澤九疇事。且言。速壇兒實不死。按驗當
九疇誣罔。論戍而潰。出揚兵境上。喻速壇兒利害。遷哈密罕東諸部散
之近地。速壇兒誓不敢為寇。諸國稍通貢。然哈密竟不渡城而金印
失矣。尚書胡世寧。略士也。與璉善。然頗不甚直。璉而極言九疇材武。
數推轂不果用。夫國家立哈密。欲以為外臣藩而陸耳。卒之兵連禍
結。其害何如耶。即厭兵不能滅土魯番。棄哈密閉關絕朝貢。置之度
外可也。兵不足威。賞不足結。奈之何竭中國之財力而填之。竟取辱

也。雖然其內事猶有可論者。夫彭澤躁而猛。然其不用兵。皆可操也。
陳九疇果而擅。然其材不可失也。功罪亦相當。楊廷和似有挾。然其所
超進皆才也。王瓊懷而修怨。然其經略之策似長也。總薊似公。然其所
快在私也。合而論之。可思已。

哈密志跋

明王世貞撰。世貞字元美，江蘇太倉人，右都御史忬子。生有異稟，過目不忘。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官至副都御史。著有明詩評、文章九命、鳴鳳記等，多種。尤以弇州史料、弇山堂別集等彙編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名卿續紀、張司馬定浙二亂志多種，實為史學名著。史家稱其留心史事，輯錄甚備，更重視邊陲，撰三衛志、安南志等，均屬有用之作。而哈密志亦其中之一，原載於弇山堂別集中，言簡意賅，可知明初西域之概貌，惜缺重要史料。故鮮為人用。惟末論弘治正德間邊將之優劣，尚為公允。蓋去嘉靖朝不遠，可察其隱而悉其情。究世貞對於史籍，僅事收集，會纂

并無特見，終以文學名世。明史以之入文苑傳，與汪道昆、歸有光、齊名焉。吳重培識。

土魯番侵掠哈密事蹟

明 不著撰人

吳聖培 校點并跋

漢時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首通路。至宋俱為西夏所據。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為嘉峪關。關外蠻夷多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邊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以赤斤諸衛之制而推其番酋之效順者封為忠順王降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西修飭武備竊

庶羌戎之法，惟本朝最爲精密，守且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坐視啓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初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興，遂賊野也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番衣服，尅留土魯番王阿里麻象來哈密，刀刺死阿木郎，彼有陝巴係元遺孽，安定王子不知阿木郎所爲，土魯番不忍殺，攜歸其國。由是哈密失守，朝廷下詣兵部、馬尚書文升議，請命右侍郎張海往經略之。海至，彼上言：遠夷不可加兵，未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里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弘治十七年，哈密屬夷阿字刺等怨陝巴，搆尅陰附黑麻子，真帖木兒時年十三歲，未攻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

亦退避刺木城曰。我未恐達賊奪占哈密耳。若有人來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鎮巡官差官舍董傑等同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刺寫六完仙玉哈密。按諭夷衆。仍令陝巴守國。阿孛刺等執迷不聽。欲真帖木兒守城。奄克孛刺等將阿孛刺等六人擒殺。解党方纔畏服。董傑回報。鎮巡官沒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哈密沒立。時阿里麻已死。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回。願依奄克孛刺時住哈密。朱瑄恐陝巴懷疑生變。攜真帖木兒往甘州竊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子速檀拜牙郎立。貪酒好色。不行正事。夷哈郎欲訴害之。正德八年。走入土魯番。王速檀滿速兒領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我銀一萬。將城

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按。
都御史趙繼德判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奏聞。且言逆虜所求
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往時。都御史彭澤陝
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澤在
四川征勦流賊事完回京。云缺。兵部尚書陸完乃與楊廷和議曰。番夷
挾求賞幣不可與。差官往時不可行。彭澤素有才望。請命澤調延
寧人馬。外通番夷。內逐逆賊。請勅都督奄克字刺馬亦克仙等共守
哈密。又勅赤斤等衛。以遏番夷內侵。併力捍禦。命下。御史張麒上言。
鄧璋見在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籍貫陝西。不宜差奉貴公
幹。給事中伍江上言。治病藥云二君。奕棋局云二帥。不宜並用二人總制。

皆不聽。澤至甘肅，集延寧諸路兵，紿借戶部糧價銀買馬，盜取
為賂。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只
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索甘肅遺書曰：「速送段素、澤素、
南莽任情，以為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違勅旨，坐視殺掠。按兵不
救，遣使直造虜廷，納幣二千銀、酒器一副，賕取哈密城印。哈密都督
奄克孛剌失拜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刺何三在哈密。彭澤遣通
事火信馬訓等納幣土魯番，以寫亦虎仙火者馬黑卒等皆土魯番親
族，故遣同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子兒，甚麼希罕。我
奏朝廷蟒衣、膝襴織金段、紗羅銀器、珍珠都討發與你。」正德十年二
月初二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候土魯番未至。

澤遠奏西夷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回
京巡按陝西御史蘇澄真定人澤先為真定知府相善澤陰託澄奏
言陝西一省璋澤二人總統戎務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
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
時楊廷和丁憂去任澤書囑靳貴陸完轉貽錦衣掌印錢寧因蘇
澄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長荐澤掌都察院印催就道方蘇
澄之奏也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
城印猶未報復遣使誨好大同溝壑之慾要我以難從之事後未之變
故無形非過目之所能逆觀靳貴令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
連增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印城池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

加恩典時。寫亦完仙等尚在途。未至土魯番之地。得見速壇滿速兒。計議不協。陸完改吏部。戶部尚書王瓊代完。瓊素以馮時雍所奏為是。乃復請乞留款。澤在甘肅候。寫亦完仙等回。處置停當。方許回京。耕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之憾瓊始此。是年閏四月。款澤回京。八月。寫亦完仙等方到土魯番。交割緡幣。又許送段幣一千五百足。取回金印。退還哈密城。土魯番頭目完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回未送印取賞。十二月。方入嘉峪關。正德十一年四月。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密進貢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款澤原差傳諭夷情。送賞撫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黑本等十二名。驗放入嘉峪關。初款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款澤。耕貴俱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於鑑。